

## 五味雜陳的人生——黃子平教授

採訪、撰文：麥嘉怡



### 中國文化的核心——飲食

問：在你的著作《歷史碎片與詩的行程》中，其中一章是關於「故鄉的食物」，於首段提到許多身居異國他鄉的德國人或是美國人都不承認某些食物勾起他們對故鄉的思念，但相反中國人則坦率地歌詠本鄉食物。你認為是甚麼原因導致這個分別呢？

答：就是林語堂的觀察，他其實說得很幽默，中國有很多菜式也會用文人的名字來命名，如東坡肉、左宗棠雞，卻很少聽過莎士比亞排骨、歌德羅宋湯……他也沒有說出所有的，但我想大概是因為在中國文化裏，食物佔了一個十分核心的位置。

問：所以你就覺得是因為文化的差異嗎？

答：對！文化的差異。然後就是他們會盡其所能地發掘各種「吃」的可能性。雖然他們在物產很豐富，又或是在物產很平凡的時候，也會盡量的去想辦法。

**問：你引述了很多著名作家如鄭板橋、汪曾祺和梁實秋的文字作為例子，那麼老師你最喜歡的故鄉的食物又是甚麼？背後有甚麼故事嗎？**

答：關於故鄉的食物，就是我們客家人的三件寶，就是三樣最經典的食物，這三大菜餚包括梅菜扣肉、釀豆腐和鹽焗雞。有一年台灣的一個美食家，中央大學的焦桐教授，他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關於客家飲食文化的研討會，然後他命題要我寫那個「香港的客家味」，然後就說你要做個調查，能不能在圖書館裏面寫，所以我就在香港嘗了幾家客家菜館，感覺好像很多的客家菜館都「消亡」到差不多，就吃了好幾家，基本上都是吃這三樣菜。

**問：所以說老師就是純粹喜歡這三樣菜，沒有特別的故事？**

答：沒有特別的故事，就剛才所說調研調查的結果，我吃完以後寫了一篇論文，然後去檢查身體，就膽固醇啊、血壓啊，高了。所以說，客家菜的消亡有某種道理，就是這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問：就是不健康所以才喜歡嘛。**

答：對！通常人們說不健康的一定很好吃。

## 聲音、文字記載回憶

**問：「故鄉的食物」之所以能成為現代文人心中一個很好的情感抒發的題材，某程度上是基於它讓人產生了由味覺作主導的回憶。除了食物外，你覺得還有甚麼東西是很好的回憶承載體？**

答：有時候，聲音很能引起回憶。特殊的聲音，就是說扮演某一種事件的聲音，就會令人馬上想像甚麼事情。譬如說在晚上，有

時候外出會聽到一種蟲叫的聲音，但在香港已經聽不到了。

**問：是蟬叫嗎？**

答：不是，就是晚上一些蟲，有時是蟋蟀，有時是螽斯。其實它們不是在叫，而是在震動翅膀的聲音，就會令人想起郊野、山水，和我在農村生活時的一些情景、事件和對象。雖然這些聲音令人馬上想起一些東西，但是一閃就過了。另外，有時候會看見一些字、詞彙也會勾起一些回憶。

**問：可以舉個例子嗎？**

答：比如說日本人的名字，名字吧很平常，是吧？但我有一次在東京大學外邊走，看見有一個酒吧叫鳩山，馬上就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國民戲裏面那些日本人反面的那種影像就出來了。

## 「品味」人生

**問：味覺與語言的關係，在中國文化中最是可堪玩味，既可藉助語言「品味」、「說味」，又可以「味」評人論詩，那麼你會用甚麼味覺或食物比喻自己？**

答：因為飲食裏邊，品味這個東西，尤其在討論一幫文人的時候，文人通常就會覺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人，文人會覺得他們的爵位是高人一等，所以在飲食文化裏，品味是標示出某種等級。我倒是甚麼都吃，哈哈！

**問：所以你會用百味來形容自己？**

答：我是大概在小時候的生活訓練出來的吧，飲食沒有很挑剔，因為這是美食家說的，他們的舌頭靈得很，如果要用四味來形

容自己的人生，大概是五味雜陳吧。甜酸苦辣鹹，甚麼都有。

**問：因為人的經歷嗎？**

答：對！有時候很難去區分，譬如說很甜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苦味滲進來。

**問：那食物呢？你會不會用剛才你說很喜歡的菜來形容自己？**

答：沒有，不會的。那只是標示出了我是客家人而已，它是一種飲食文化裏的地域性嘛。有些很詳列的也有在我的文章裏講，像北京城裏的豆枝，我就不能欣賞，絕對欣賞不了。

## 後記

訪問前，我緊張得把預備了的問題看了又看，讀了又讀，生怕說錯話。但訪問開始不久，便發現眼前的黃教授，不但和藹可親，而且嘴角總是微微上揚的，那溫暖的笑容及具感染力的笑聲，令我完全放鬆下來。雖然黃教授說道他的人生是五味雜陳的，但我猜想，當中一定是甜的佔得較多——他的笑容便是最有力的證據！所以說，要從黃教授身上學習的何止是文學知識呢，想必還有他樂觀而積極的人生態度。